

山下的迎春花开过，林间的金达莱也开过，城市边缘的杏花与桃花，已在春风的吹拂下如一场纷纷而落的香雪，飘了一地。冰雪覆盖的长白山仍然沉睡在一个漫长而洁白的梦中，迟迟没有醒来。

深沉而静谧的大山之梦，通常被我们人类称之为冬。我们醒着，我们在皑皑的白雪中行走，却不过是这梦境中的一个元素或一个情节。在苍茫的林海和林海雪原之中，在雪覆的山峰与峡谷、雪覆的沟壑与道路之间，我们像大山没有完全睡去的神经一样，活跃着，兴奋着，欢呼着，跳跃着，追逐着，奔跑着，表达着大山的心思、情绪或情感。

但人类并不是长白山唯一的一束思绪。和人类同样醒着的事物还有成双入对的山鸡、狍子、狐狸、花尾榛鸡。松鼠、黄鼬、紫貂和花栗鼠都是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誓死守护自己的爱情和小日子。趁阳光灿烂、气温温暖的好时机，觅得足够的食物之后，躲在窝巢之中与伴侣相拥而眠或卿卿我我起来，为春天来临后的传宗接代做着情绪和体力上的最后准备。冬眠了一冬的黑熊已经先于春天的到来早早地醒来，把头探出幽深的树洞，向远处的异性发出第一声呼唤。荷尔蒙外溢的雄性梅花鹿和马鹿已经像大山醒来之前的最后冲动，开始了领地与配偶的争夺。呦呦啼鸣和鹿角相撞的咔哒声此起彼伏，远远地听上去，总如某种暧昧的梦呓，让山中所有的生物都感觉到心绪躁动。

已经有温泉从大山的体内溢流而出。一股灼热的液体，经过时间和意志的推动，将大地犁开一条蜿蜒曲折的沟壑，谓溪，谓河，也将覆盖于大地之上的积雪划开，成一条永不凝固的血脉。白色的雾气和温热甜腥的硫磺气味随流水一直挥洒至远方，且行，且蒸腾，给即将醒来的大山增添了浓厚的春天气息。

那些寻求浪漫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大山梦里的狂欢。他们或踩着滑雪板从高山之巅飞降而下，体验着一种眩晕的快感，或穿上如火的救生衣，两两乘坐皮划艇，面对水面，足抵着足，顺水漂流，体验着伴侣间内心的亲近与惬意，以及生命随流水渐渐远去的逍遥与自在。那一簇簇、一点点随流水旋转远去的红色，是雪地上熊熊燃烧的火把吗？是大山梦境里骤然开放的花朵吗？就在红色消逝的地平线上，一枚火轮般的太阳升起。

这是五月，长白山已经从沉睡中醒来，冰雪渐渐消融。掀去厚厚的冰雪之被，大地裸露出本原之色。就在白雪隐去的长白山巅，有洁白如雪的牛皮杜鹃纷纷绽放，宛若又一季芬芳馥郁的大雪从天而降。那是长白山一年中第一个妩媚的笑容，也是她意味深长的生命喻示。

这是一座与爱情有关的大山。想当初，就是因为大地深处积累了太多炽热的岩浆，才一次次激情喷发，成为一座不甘沉寂的火山。这里，原本就是一处激情的物证。但很久以前这座山并不叫长白山，而是叫不咸山。《山海经》有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

据说，这山间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是情的凝结，所以两百多年以前，从长白山系走出去

此山为证

□任林萃

的曹雪芹便以山中的两种风物为主角，演绎出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石头记》，也就是后来的《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正是这“大荒山”里的一块世人来不识、无人问津的长白玉；而林黛玉就是这山中的一棵绛珠草。转眼就到六月，这也正是一个与爱情有关的季节。随着大山的醒来，梦里那些激情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破土；梦里那些情思和期待都将由虚幻变成现实，像一把突然张开的雨伞，唰的一下子打开了梦里的春心。

短暂而热烈的春天来了，它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之内，完成春天应该完成的一切叙事，实现所有生命的渴望和表达。此季，似乎山间一切都充满了令人心跳的躁动和诱惑。草木们再也按捺不住自生命深处的涌动和撞击，渐次打开了它们的娇嫩与美丽，扬花授粉，招蜂引蝶，狂热地传递、表达着生命中无法遏制的渴望。动物们也开始相互追逐，谈情说爱，为种族的延续和基因的表达而忘情，而沉迷。来自林间的每一缕山风，都挟裹着浓郁的荷尔蒙味道，忽东忽西，穿梭往来，渲染着山的意念。

天女木兰、高山龙胆、大花杓兰、大苞萱草、平贝母、布袋兰、黄花草、有斑百合、轮叶百合、山丹、溪荪、射干、长白鸢尾在暖阳的照耀下，纷纷打开它们姹紫嫣红的花蕊，等待风，等待蝶，等待着彩蝶的翩然造访，为自己转瞬即逝的韶华传递爱情的火种。金凤蝶、绿带翠凤蝶、丝带凤蝶、虎凤蝶、红珠绢蝶、白绢蝶、紫闪蛱蝶、夜迷蛱蝶、黄帅蛱蝶纷纷展开它们五光十色的翅膀，为了自己的爱情和花儿们的爱情在飞来飞去，四处奔忙。

消失了一个冬天的候鸟们也如赴一场盛大的舞会一样，从几千里之外的南方匆匆赶来，成群结队或成双成对地盘桓于长白山早春的山林之间。在每一个充满了甜蜜气息的清晨或黄昏，展开圆润的歌喉，把内心的情愫倾吐给等待的伴侣。羽翼斑斓的鸳鸯、拖着长长尾巴的白鹡鸰和灰鹡鸰、为爱情不惜啼血的杜鹃、最善甜言蜜语的红尾鸲、嗓音尖细如丝的黄腰柳莺，还有其貌不扬但声音甜美的小草鹀等，都成为长白山爱情词典里最美妙的词汇或最动听的音符。

捷足先登的中华秋沙鸭，早早地抢在了众鸟之先，在冰雪还未消融之时就完成谈婚论嫁和

生儿育女的所有程序，稳稳当地占据了小河边的树洞，那是夫妻俩刚刚装修不久的新房。此时，雌鸭正怀着浓浓的母爱，一门心思守护、孵化着那十枚爱情的结晶。月余之后，将有十只毛茸茸的小鸭破壳而出，以新的活力赓续一段生命的传奇。

大名鼎鼎的绛珠草，是长白山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明星，因为它曾经在本书里幻化成一个个为情所生、多愁善感的姑娘林黛玉，所以她的一串名字比如洛神珠、灯笼草、皮弁草、天泡草、王母珠等等均鲜为人知，只有一个东北民间的俗名“红姑娘”广为流传。也因为来长白山的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棵仙草，反而让很多人在想象和寻找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偏差和误会。

有人将野生人参，也有人将雷芬当作传说中的绛珠草，其实都不对。清代高士奇曾记：“徐一夔云：‘棕毛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垂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供御，与翠草同芳。今京师人家多种之，红姑娘之名不改也。’”生于长白山上的红姑娘，不但味道有些酸，而且细品，更有挥之不去的苦。如果按性格和命运上推理、对比，也只有这随处可见的“红姑娘”，才与《红楼梦》里的林姑娘有着高度的吻合。

这个季节，绛珠草并不急于开花，它是一种极具个性的草，从来不被波逐流。也和林姑娘一样，当别的花草都趁大好春光争奇斗艳之时，她要悄悄地躲开热闹，独自伤神。它要等到七八月间长白山的春天过去，百花落尽，才肯迟迟地打开自己的芳心。

当然，也有些生性浪漫的女子，专门喜欢怜香惜玉、不愿读书的“宝哥哥”，便来长白山顺手买一块长白玉，或带在身边，或摆放在床头，希望现实生活之中也有一个怜香惜玉的男子能不间断地把心思用在自己身上。说来，这产于长白山麓的玉论品质还真的可圈可点，其石质细腻而致密，温润洁净，坚而不顽，光而不滑，易于雕刻。比起书里的“宝哥哥”其品性可能更加稳定。

长白山是一个充满了爱的能量场。如果你只身或同爱侣携手来此山中，一进入百花争艳的“高山花园”，就会被那个强大的场域催眠。竟会分不清你是山的意念还是山为你自己的意念。不知不覺，就会被野花、粉蝶们的爱情所感染，所俘虏，进而也沉浸在一种无由的缱绻和感动之中。

随入湖深入原始森林，在那两棵大树前，你一定会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那是一棵苍翠雄劲的青松和一棵肤白叶绿的桦树，一刚一柔，一黑一白，但两棵树的树干却在根部紧紧地镶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拥相融，有如连体而觉。看来这已是长白山爱的精魂了，世间的爱情哪有一例如此紧密如此须臾都不分离的？两棵树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松桦恋”。

人们见树思人，内心遂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也希望此生能拥有一段如此不离不弃、牢不可破的爱情。便将红绸系于树的枝丫之间，男人系于松树，女人系于桦树，虽行为有些流俗，毕竟此心可鉴。于是，便有懂风物、通文墨之人谓之日：“长相守，到白头，此山此树可作证。”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查干湖夏天

□张顺富

一年四季，查干湖夏天最是丰富多彩，热闹非凡。

查干湖夏天，阳光灿烂，大地温暖，湖水平静，天空湛蓝，苇草绿绿，蛙声一片……查干湖夏天，禽鸟云集，丹顶鹤、白鹤、大雁、野鸭等270多种禽鸟，在查干湖上空翱翔。禽鸟们在天空俯视湖中，寻找适合自己幼鸟吃的鱼类，好带刚孵化出的幼鸟，奔赴这一水域。500平方公里的水域和湿地，是禽鸟们的天堂。查干湖夏季水温升高，正是近百种鱼类生长的好季节。各种鱼苗，找寻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水层，追逐饵料，补充养分。

查干湖渔民们驾驶着渔船，开始捕捞，他们要在夏秋两季，完成3500吨鱼的捕捞任务。夏季主要采用大拉网捕鱼；在引松渠里采用铺网捕鱼；在浅水区用小拉网捕虾；秋季用拉网捕小银鱼。查干湖夏秋季捕鱼，基本上采用机械作业，改变了60年前人工撒网捕鱼的传统方法，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为了发展旅游观光产业，查干湖围绕核心景区水域，建立了十多处荷花池。旅游观光客一到查干湖就会看到湖里绽放的荷花，红色、黄色、紫色、蓝色、白色，五颜六色的荷花，在查干湖边，四处盛开。初到查干湖的游客，还以为到了万亩荷花湖呢！查干湖芦苇茂盛，蒲草繁荣。初夏，芦苇已长有一米半高，蒲草追着芦苇散绿，成片成片的芦苇、蒲草，在湖中生长。瓦蓝的湖水在绿色掩映下，格外引人注目。

查干湖夏季，艳阳高照蓝净如洗的天空，百鸟云集莺歌燕舞，绿荷荷叶荷花五彩绽放，芦苇蒲草嫩绿吐绿，渔民泛舟撒网捕鱼，湖中蛙虫齐鸣奏乐……如诗如画绝美景色，令人心仪神往。

今年夏季，陪同一位外地作家去查干湖观光，碰到一位老乡，他在查干湖经营湖上旅游业务。见我后，非要亲自驾快艇拉我们去湖上观光。老乡带着我和外地作家上了游艇，套上救生圈，系上安全带，他启动快艇，箭一般向湖中一大片绿草丛开去。到跟前，一看是一大片的芦苇蒲草。老乡停下快艇说：不了解查干湖的人，以为我们产不了那么多的鱼，一会儿我把快艇围着这片芦苇蒲草转几圈，您就会看到查干湖的鱼，多不多！说完，只见他又重新检查一遍我们俩系的安全带，坐上驾驶座，又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发动快艇，快速在芦苇蒲草边转圈，随着快艇马达高速旋转和震动声，水中的鱼成百上千地跳离水面，在阳光照耀下，银鳞闪闪，令人眼花缭乱。快艇转了十几圈，估计得有上万条鱼，跃出水面。这次，我们真切地看到查干湖鱼多得数不胜数。

回到岸边，老乡告诉我，最近十几年，查干湖加快自己孵化鱼苗力度，每年捕大留小，查干湖水中饵料丰富，多养少捕，查干湖有足够的鱼供应市场。晚餐时，有关部门招待我们品尝查干湖胖头鱼。当两个服务员抬上一米半长的大盘子，盘子里装着一米多长的胖头鱼来上菜时，这位作家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忙问我，这么大的鱼？我告诉他，查干湖招待尊贵的客人，都用这么大的鱼。这位作家，在查干湖连续观光三天，说：不到查干湖，想象不出查干湖风景这么美丽；不吃查干湖胖头鱼，不知人间有这么好的美味！我告诉他，查干湖冬捕，那才是全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看到后，你才能更完整地了解查干湖。他满怀期待恋恋不舍地离开查干湖……

开栏语：

吉林，祖国东北方的一块宝地——山水壮阔，风物秀美，文脉悠长。行走在吉林，感悟在吉林，吟哦在吉林。

为了更好地宣传吉林、展示吉林，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项目“行吟吉林”于本期在《吉林日报·东北风》周刊正式拉开帷幕。“行吟吉林”诚邀各界人士走进吉林，携手并肩，聆听吉林新时代的发展足音，挖掘整理吉林厚重的文化赋存，深切感悟吉林特色的山水人情，深刻阐释吉林故事背后的人文精神。

纵情白山松水，相约美好吉林。期待着您的好故事。

草原上的世界

□王国华

洮儿河和霍林河在向海汇合，突然消失了河道，水面散落开来，变成大片的湿地。既有淙淙淌去的水流，也有以静制动的沼泽。同时还可见片片盐碱地，而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劲风则造成了这里一个个连绵流动的沙丘。如果没有植被像护膝霜一样尽心呵护着它，这里的模样将不可想象。

最多的是草。冬日枯黄，不见一线生机；秋日萧瑟，成片地在昏冷风中颤抖着，让人顿生悲秋之意。唯有春风吹过的时候，你会感觉沙丘突然像被谁用淡绿的油彩刷了一下，斑斑点点，并渐渐变浓。而这些草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没人知道。大概是一直埋在沙子中蓄势待发吧？一旦有了机会，它们就破土而出，展示笑容。夏天是最好的季节。放眼望去，只见天与草连成一片，仿佛绿草长到了天上。

树也多，一排排的杨树，站成防风墙；一簇一簇的柳树，轻甩柔枝，不规则地排列着。这里最有名的是蒙古黄榆。黄榆是一种非常耐旱的植物，一般的也就拳头粗细，叶子是蜡质的，摸上去，仿佛是人造的一样。向导指着一丛丛黄榆问我：“你猜，这些树长了多少年了？”我说大概三五年吧？向导笑了：“实话告诉你，最小的也有上百年了！”向导说，黄榆长得非常慢。贫瘠的生长条件使它们养成了谨慎谦虚的习惯，即使有几年水盛风和，它们也不会忘乎所以，还是按着自己的规律一点一点积累。因此，黄榆木材密度极大，坚硬异常，虽然无法做栋梁，但它是做刨板、镰刀把，扎篱笆墙的好材料。向导指给我看一丛小草般柔嫩的黄榆，说它都已经三岁了。

黄榆林看上去很整齐，像是被修剪过，其实哪里有人会去照顾这些没有大用的木头。千百年的经验已经让它们意识到，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抵御住大自然的侵袭，获得生长的空间。因此它们很具团队精神。比如，所有的植物都愿意朝向阳光生长。但是，黄榆有的朝着太阳，另外一些就心甘情愿地站在背面，面朝北风，伸开臂膀为亲人们遮风挡雨。有的偏离了方向，就不再生长，等风雨把自己吹回原来的位置。

有了肥美的水草，动物们便迁徙而来，在这里繁衍生息。除了大量鸟类，还有草原跳兔、三足跳鼠等。草原跳兔其实就是蒙古野兔，被迫急了，两条前腿会直立起来，用两条后腿一跳一跳地飞奔；三足跳鼠也一样，长相类似微缩版的袋鼠，跳着前行，但它的胸前没有袋子，孩子也不装在袋子里。汽车在土路上行驶，常常会有跳鼠出现在视野里。还有貉和獾。貉是狐狸的一种，自己不会打洞，它和獾住在一起。每当獾打洞的时候，貉就会跑来帮忙。獾是建筑专家，它能在草原上挖出非常精致的地穴，里面有通道、卧室、储藏室甚至客厅。獾在前面挖土，貉就在后面跟着。不一会儿，貉躺倒在地上，獾把土推到貉的肚皮上，然后拽着它的尾巴，把貉拉出来，这样，貉就成了一个小拉车。等洞打完，貉背上的毛几乎都被蹭脱了。都说狐狸狡猾，但在涉及衣食住行这些大事的时候，它们也宁愿付出泡汗。当然，有的狐狸找不到獾来搭伙，没有地方住，冰天雪地里不能活活冻死啊，也会打起歪主意。它们知道，獾喜欢清洁，屋子里有点异味都受不了。无家可归的狐狸就偷偷守在獾的洞口，等它出门以后，赶紧跑到獾的家里，在那儿撒一泡尿。狐狸的尿臊味大，獾回来一闻，太臭了，宁可再打一个新洞，也不在这里住了。这样，狐狸就得到了一个家。

向海虽然水草丰美，但是生态环境很脆弱。这些绿草坚韧默默为动物们搭建了一个生活平台，让它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一代代上演和人类一样复杂而简单的故事。

责任编辑：王小微

